









儉治其家士庶人以恭儉治其身然恭儉之為恭儉也其行之要必有禮義焉恭中乎禮儉合乎義此恭儉之善者也恭而不中乎禮則勞矣儉而不合乎義則固矣孔子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也君在而蹶躅如也朝與上大夫言而罔與下大夫言侃々鄉黨而恂々燕居而申々天々此恭之中禮者也顏路請車為子淵之椁而弗與過旧館人之喪則脫驂以賻之冉求請粟饋子華之母而弗送于原思之貧則與之粟九百此儉之合義者也故凡聖賢之言恭儉必以禮義為之主焉不然共工之象恭公孫

弘之詐儉何以別乎此君子之所當辨者也余又聞先聖之傳易有曰致恭以存其位是守位莫若恭也而近世名卿亦曰惟儉可以助廉是養廉莫若儉也夫養廉守位君子有官之大節而恭侈者之藥石也予故重為鮑君言之鮑君生長文獻之邦熟聞儒紳之論而又嘗遊于京師從事名公鉅卿之間其所知見廣矣于是勉焉以禮義自修而致其恭儉之行則聖賢可學而登爵重位可得而守也况于佐邑乎邑令葉君玄圭余之斯文友蓋博雅君子而以廉名也鮑君于其政務之間從而質之其尚有所益哉



泰民堂記

陸德輿

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辭語記扁以泰民既屬予書且諗以記予思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切予不可得而遜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欣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吾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贊化之主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于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蓋即泰之卦觀泰之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

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曰色荒于馮河不遐遺朋亡者色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忽于小朋亡無牽于私交泰之兆寔繫于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矣然則令之于民庸可忽乎必也居之以寬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頑之忿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尔思毋側尔蹈當若姑臧不改其捺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為嘉祥以蟠以際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捺弗鉏弗寃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為酷為豺為暴為驚如彼義縱治法行治愁歎不聞



疾疫不輦有若惠南罔念恤人利障不屏欲源不澄  
有若陳倉率歛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關怨之所鍾形  
為咎徵證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  
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  
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  
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泰錯天下則天下之民晉泰  
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夙號難治君處之裕如  
知所先後戶庭無滯訟田野無冤声始至撤犴控新  
之將去以空囹圄蓋數十年來未有土公所謂生生  
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現君名堂可以知君之用

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于淳祐  
庚戌八月落成于十月為楹若干為費若干役成而  
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濂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  
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温州  
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泰民堂在縣圃淳祐十年龔濂建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方一杆

國家建官倣唐旧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  
員所以重其任貳其長也邑于民為最近丞于邑無  
所不當理漢後元之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為縣創  
于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為長洲軍至大曆間已而復



旧国朝中吳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號難治為  
丞者非材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著稱焉浚儀  
趙君帝室之胄沈酣經學挾其所有取甲科佐江陰  
幕淳熙改元轉而丞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濕  
與利除害邑人宜之君蒞民業再黃矣政成而民有  
餘力年豐而物不疵癘視事之所棟宇欹橈椽桷朽  
蝨上漏下濕殆弗可居于是發私財以佐其用度故  
地以全其基役以糜至工以巧斂無損于公無憂于  
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為三十餘間堅塗整密瓴甍  
滑高其開闔固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

焉工既告成邑士頌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矧居是  
邦見聞君之政稔矣今之人視官舍猶逆旅願弗毀  
而加葺已無幾積在官餘祿為居閑之助亦理然也  
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比貪  
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一亭猶侈其事  
以詒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  
舉匪為遊玩之所加于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  
設施于一邑特其小小者爾推而上之庸可既哉姑  
書以為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杓記

丞廳在縣治西淳熙初重建



主簿題名記

周南

天下雄鎮校一歲右賦之夥若姑蘇者不一二而支  
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  
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為鈔萃為邑  
者六七萬簿應時據案小吏執牘曰此為申此為乙  
稽其籍米鈎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  
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  
日晏腕欲脫已離立欠伸索憇去簿間有志頃不離  
局不追趨人事不數上官籤調而後能專或其人  
以曠達自解或憤心弗強或為在勢阻知而委事衆

則其職廢此予耳目所接注之皆然嘉定庚午春陽  
羨周君大猷始刻錄記而屬文于予噫設官者固未  
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于簿而于為尉何哉  
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事易媮耶然尉不才盜  
不發明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剝矣然必  
何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十  
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文故  
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年部使者  
得廩人刻弗深攷建請出隱剝益秋賦為七十萬詔  
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于天下會間惠自湖



移蘇守雖之且辭其所以然部使者屈始以圖誌之  
旧為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犹言經界方量之為便而  
不見增賦之為永患者寔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為  
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  
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謫矣予少時長老  
犹能道簡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  
大猷世其科而求仕姑固其請既為之識其官之當  
勉者且并著其先世之遺息以求邦人之思焉記始  
于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周南  
記

主簿廳密迤縣西紹興十七年尹機重建

慶元重建簿所記

黃士持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  
所建也徑始苟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盖  
障穿缺支柱欹危潦雨至上漏下濕坐榻一日數易  
夜聞声寤然則思其湫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浣  
予承乏庀職既弛瞻顧鬱悒則有意圖新焉然簿職  
卑力涼毫髮公費皆仰給于縣曩時長官或秦越相  
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歲月則弃  
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寢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



以圖未諗竹瓦木石計會纖悉畧已素定越一年乃  
以請于今大夫黃公宜治縣有聲而友僚佐如兄弟  
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于是攷日  
鳩工昉于季秋之戊申迄于仲冬之己丑買材于市  
募傭于肆民不与知而工以辦告縻縣帑之緡四百  
五十有八廩斛二十有四余以捐俸百千以佐用前  
門一間廊屋八楹所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  
之後為丈室安明窓四面時暄涼啟門覽以禦濕于  
娛親為宜繚以垣墻高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  
敗屋數間撤旧取新為園 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

不庠于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  
無忘營葺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因敝  
塞瑾亦可為數十年之利然非予所料也書生每事  
欲為無窮之思正与北山愚公可同一笑姑識予意  
于石時六年庚申三月初吉長樂黃土特記山陰孫  
應時書

長洲丞題名記

滕 歲

自秦孝公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至今襲之凡  
丞以承其長為職不以一職稱令能且專則丞無職  
丞能職或過于令：職號最繁不越其邑丞或為郡



守部使者所才則牒錄至雖其郡事与旁邑与旁郡之邑事皆或与聞之至往來無常處令丞之職顧不繁于今哉屬籍趙仲叔為吾鄉之長洲丞長洲与吳分治郡下俱劇邑多督領郡之襟務而邑諸鄉訟理逋租歲且尽輒窘至塞庭廡則与令分所之職雖繁精力常有餘謂吳有丞廳錄記長洲不可獨缺乃攷居前者得二十四人記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月餘矣今又輯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弗辭遇事輒辦治弗為疾声厲色拒人人亦莫敢况以私者夫介不遠物潔不亢已勤不苛撓敏不遺忽吏能尽此矣仲

叔有焉可記也仲叔名彥縮今為從事即在任政績居官以文行廉吏荐者五人考滿當擢京秩仲叔之嚴君右司公以清節稱咸幸一識氣骨勁直目光瞭然仲叔盖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寇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史顯卿

古者辭記非特志爵秩到罷歲月而已唐元次山作道州刺史所記彰善指惡寓鑒戒隱然有春秋褒貶法當時貪黷苛刻者挂名其下寧不媿死乎縣視却不作也然生植齒類欲其能撫摩休養則同長洲縣題名始立于天禧王公嘉言續于紹興石公珪今續



記涉歷兩政不暇識顯卿不敢廢也命石刻之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其無忘次山之訓云紹定改元  
二月上浣承議郎知縣事史顯卿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謝鳳

長洲以縣名自唐萬載通天中有縣以來不知今凡  
幾番政凡幾新矣皇朝天禧間廷評王公嘉言蒞政  
于茲始揭題名石于所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  
隳壞自是軍興草創更數十政不暇議迨儀真石公  
領邑事之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旧事  
乃訪錄遺文得斷石于瓦礫間彷彿可續其存者熙

寧四年五月以前而已如其文刊之于石改寘于堂  
之左又搜次補綴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  
名者二十有五人其刻罷歲月槩不可得而詳別刻  
石以刊于後俾來者續而書之尚永、無替紹興九  
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周復

尉与丞簿或贊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  
入境戶不扃夜非尉能尔也長洲縣北邑江湖所瀦  
盜鼓柁出沒尉曠弗治則人靡莫居擬注者必銓擇  
乃授顧不重欵大梁趙公汝滂奮跡儒紳志趣高潔



乃不卑是而辱臨之威望悚聞境內以肅吏事明敏  
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則其到罷  
陞遷則繫之于下將鐫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攷  
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予幸得與名其間且屬  
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咸有之勸戒之意存此  
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為之而未  
能邪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媿姑掇大槩以成公志  
云慶元丙辰季夏申庚承直郎差充高郵軍學教  
授周復序

長洲尉廳記

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惟茂苑寔治郡之東北隅  
自齋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盃是為尉治  
所宇隘陋蓋建炎兵火間所作舉簷與桶則迅莫如  
張弓他木類是南榮下垂過者率倭旅否則觸首是  
惧歷五十餘年更二十餘政弗改作也予始至官欲  
撤而新之慮其勞民以自奉乃弗果今計兩月即滿  
去顧不可以累後官則請邑長白事陽羨邵君軾訢  
然領會乃剡錢五萬粟斛相是役又征地租于富  
民趙昇得錢六萬予蒞官三年凡六修小長槁有餘  
材輒儲以俟用異時粥私販者沒官船舶得錢則昂



分之一以給捕者一以充公費通計三歲所入凡十萬有奇予乘敝壞之後鉦鼓旛幟孤弓戈鋌之屬悉亡焉三年之間儲繕畧備而此錢所餘什之一乃諏剛辰乃撤敗屋乃增故基木石竹葦磚甃舟艘所需百物悉撻幣以買其徒蒸之或厓于彼而帀旬所事告具前軒後廡不華不儉又以退材益以新木作新奇軒屋合六間修東西兩廡合十間又兩旬告成自經始以至訖事凡役二徒合九百七十二人計口給粟課工讐直又時酌醪醴以勞苦之人不告罷事用告成有賀厦者曰唯尉于民是親向也廷宇弗治階

等無辨于烏臨民矣以起敬一旦輪奐若斯望者肅然吾不惟矜子之勞且以尚子之能請為子記予曰凡物之興廢有時之當與雖庸人亦能集事吾遠與時會耳豈能于前人哉奚其記如曰更造孔雞宜以告來者俾加葺焉庶勿壞則吾能矣以煩執事客曰然則子忘之乃伐石以志淳熙十一年甲辰立夏日桐川曾復記

尉廳符祥圖經云在齋門外去縣三里續志云在齋門外綠塘一里許淳熙中曾復重建所西有臺下臨塘岸扁曰奇軒



帥正堂記

韓雍

濟寧陳君文潤景泰間為監察御史以言事得左遷  
今上復寶位之初起君宰蘇之長洲君感激思所以  
報稱乃名其出政之堂曰帥正蓋取孔子之言之意  
欲正其身以道邑之人皆正也致書屬予記予嘗現  
之物焉南山之陽有松歷歲既久凌空直上日升而  
中、而晨陰雖時移而亭、之勢未嘗見其歌側也  
樛木盤枝屈節容光之處從而印之是知表之正與  
不正影必隨焉守令為民師帥賊皆親民而令于民  
尤親民之表率也令之邪正民罔不從是故令能仁

則民尚忠厚能廉則民重廉恥能儉則民息豪奢能  
勤則民戒荒惰能恭謹則民無干犯之非能安靜則  
民無奔競之耻與凡一舉止之美一禁令之善民皆  
是傲是從不然彼將曰令長民且有祿位而其為人  
若斯吾屬何不可哉吾蘇為江南名郡齒姓之繁賦  
稅之重物產之美且盛雖提封百里非他方大郡所  
能及故守令之選嘗難其人君起家為名進士為良  
御史再轉為今官下車未踰年和平簡易之治邑之  
人無老稚賢不肖踴躍愛戴靡然從風非帥之以正  
豈易能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于斯足徵矣  
然予將少進焉士君子讀書明道致用于時有志于  
為德為民者孰不欲趨于正哉然崇其名者或遠其  
寔謹于初者或懈于終君尚當守之以恒使嚴苛峻  
刻不發于情奇巧玩好不萌于念侈靡之風不作于  
日用宴安之氣不設于平居禮以接人不長其驕道  
以守身不慕乎外凡所為無不正焉則吾民耳濡目  
染久而化成其風比隆于淳右君亦可以方古之循  
吏無疑矣古之循吏非一人論者以卓魯稱首卓令  
密儒術為治道不拾遺魯令中牟德化為理孺子有  
仁心固皆帥之以正而後卓封褒德侯魯位司徒  
至今嘖々傳聲名君誠以古人自期則名位所至孰  
能禦之哉否則名寔不符登斯堂者指而議之矣君  
尚畏之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

府

張方平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繞家、勤稼穡市井嬉遊少  
荐歲逢水沴飢勞何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搗  
去秋僅有年高田尚停滂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  
春喜鵲巢低夏更蟬聲早

吳民以此候  
早滂飢穰

拏船袂參差



葑岸紫迴繚執棟暮更急車声達清曉彷彿挂壁  
何暇張魚鳥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  
野沃穠倒孺子遠餉歸間暇顏色飽預喜省敲管  
租賦可時了歸來軒館清曠蕩盈懷抱衙退人吏散  
庭廡間窈々露篠映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雁間  
茲烏願終老顛蹶走榮利况予拙非巧鱸膾飯紫芒  
鶯醋酒清醪悵然懷友生虛齋為誰掃

題縣圃蘊輝亭

周承勛

瓦礫頻年積鋤耰十輩功旋移低地碧頗襟亞枝紅  
對酒逢寒食憑闌接煖風墻慳天自濶堪送北飛鴻

崑山縣重修察院記

楊循吉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御史彬陽馮公祇奉 上命按  
于蘇松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紀綱一新吏民奉  
法無敢犯乃七月行部至崑山是邑也直蘇東境七  
十里巡必首先公入居行臺觀弊漏狀召邑令吳君  
議將修之曰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其垣宇况茲  
出令地乎于是吳君諾惟謹公為下文書斥帑餘為  
經費盖始于其秋而成于明春作閱七月訖功厥有  
所以蒞政門以啟閉堂寢以燕食廡廡庖各事其  
事凡為楹間三十五大仍小更豐約有遁才材塊甃



咸隸于工師蓋終事而民不知勞焉公既以吳君為  
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威備制度謹防閑而非  
得已也于是乎有書石之命惟我國家採用漢制  
歲遣憲臣按行天下刺舉不法因達民隱而布之德  
惠寔天子所倚以罔治者而于畿內加詳故分四  
郡特設以蒞之然則威之所加在郡、重在邑、重  
豈其居府而容有完畧焉此公作興之盛心也雖然  
修室于此而有腐焉必去之有良焉必植之作而有  
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之至冬歲適荒歉飢民  
嗷々公疏請于皇上免稅六十八萬有奇又自裁

革均徭二千餘役凡省錢幾二萬緡其明年又奏蒙  
恩准輸折色糧三十三萬省米三十萬石亩為賑濟  
公之功大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  
白屢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  
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績可知也用敢  
併書于是庶他日得有攷焉

常熟縣記

陳映

上方駐蹕臨安于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  
我旧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兵甲之所雲萃一  
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与全



盛時猶不可同年而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乎府  
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  
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  
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為緡二  
千八百其幣帛足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  
粟七萬六千餘斛乃合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  
而斛財損其旧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  
從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復濱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  
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寔居今日之要害風  
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項以

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與若兵民之事又如重  
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為  
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項背相望也則辭記  
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映不佞爰來亦既  
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為令者至映之名  
氏授受月而日之鏡石璧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  
寺月俸十餘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  
顧一已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  
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墮哉今  
吾邑之人或知映有不敢墮也率以淳風簡孚友相



為治倘如是愒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于府者有戡方氏不記之其今昔之同異云淳熙元年邑令陳映記 龔頤正代

常熟縣丞題名記

張 漑

琴川吳都之劇邑也賦稅之重獄訟之繁非他邑比以累致大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茲又適多事之秋拊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為鞭笞之地庭槐無存所宇漏壞俱未暇過而問

焉茲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倫緒獨不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洒掃書齋得二斷碑于塵埃間拂拭視之可其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賢之意易以琬琰而刊前後賢者之芳字予亦得以托不朽顧不幸欵嘉定改元歲在成辰首夏望日錫山張漑書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

趙汝卿

邑令丞而次有部簿古戢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內之治外此無責戢若甚簡然豈知



戶籍有升降產稅有去苗志闋筆削一有不謹則墮  
奸吏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于中吳去臺府總三  
舍遠財賦分督牒訢委決檄命驅馳靡日不殷敢亦  
未為簡也汝邨冒承茲乏汲：捄過自惟無足以傳  
後惡有所謂光于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  
以省其窮通而辟記闕然漫不可尋此者莫知究訪  
之故老<sup>僅</sup>今得今尚書蕭公而下十有三人焉前乎此  
者莫知也將立石以記之或乃謂人材短長政事臧  
否民言士論足可以印惡用是為哉余應之曰公議  
誠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實將安攷今之所訪

已若此余恐後之訪今蓋不如今之訪昔也奚以詔  
方來僉曰然乃鐫之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雲  
間趙汝邨記

簿所在縣治西與丞所對

常熟縣尉題名記

徐次鋒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而縣令埒歷代選用常  
銀其人強者作聰明苛察撻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  
任縱奸長惡以害吾民其當官以威畏稱賊聞者異  
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可判然迎刃而解常  
熟為浙右壯縣地鉅事叢吏狡民獗並江濱海而東



界為盜藪古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攷爰自合并以來旧矣雖仕于此者材名文士往往間見然未聞有卓然超越為當世聞人者用是奔走遐徼日不暇給率弗遑問其遠者大者此錄記所以不立而前事之師後事之鑒來者泯無覩焉今尉黃君應酉建安奇士也由始蒞職洎茲垂滿寬而采威而不猛加惠黔庶芟除豪強黠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不寒而慄部內賊發輒搜捕得其主名遠御隣境藉其威聲巨奸大盜漸以屏息今茲盜賞踰格將換京秩行脫迹泥蟠而強弩之末犹賈餘勇植志夙邈去

如始至大懼題名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茲堅珉予見其材諳之華政事之美嘉其替之迫而請之堅也于是乎書嘉定元年奉議郎知常熟縣事徐次鐸記

尉所在縣治北二里鄰順民倉

宣風樓記

王伯廣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于其象為風其位為東南其時為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于是有薰風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于是有穆如之訓罪無輕重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常太平有道之固



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為姑蘇望邑土  
傳賦衍民繁事劇縮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  
二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收守冬十有二月  
乙卯今曾大夫以王命來知足以知勇足以行禦災  
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  
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斬一新焉先是縣治之坤  
隅民居有架崇度于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  
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棲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  
吾至未幾遑急尔耶衆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無費  
于公以慰我私大夫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庫

乃迄其址巧者衆斧壯者攢杵無煩戒約其來不可  
禦也蓋度材于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  
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歎暑冷、之風自  
槁而下威用忻快乃有疇、然被黃髮者歌而過曰  
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殖兮誰其布宣  
大夫賢予繫大夫賢樂堯天兮衆鼓舞和之因據其  
辭以名斯棲且告鄉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  
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  
魯國公之曾孫其為政盖有家法云內曾構一作曾慎  
宣風棲在縣治西紹興辛未今曾慎建紹興四年



令葉知幾更曰慶豐乃權酷之所

願治堂記

王 恕

余以願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 聖天子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 望書凡撫內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強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于國家者公得而荐引之奸貪有害于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宥恤困伸冤理枉皆公分內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歎予

曰善良者固多矣予豈能盡扶持之強禦者亦衆矣豈能盡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斥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勢使然也余以菲才受厥命食厥祿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堂



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々而退遂書之以為記

巡撫行臺在縣治東北即文學書院宣德間移吳公祠于學以為巡撫公署侍郎周忱改稱學道書院成化十九年都御史王恕扁其堂曰願治弘治十年縣令揚子器以其地隘請于都御史彭禮遷于西山巷之左市地

常熟縣重建都憲行臺記

謝遷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準古王畿之制凡郡邑之近隸者則十有一焉而蘇郡古吳會也在禹貢揚州之

域厥田中下厥賦甲于東南太宗文皇帝遷都幽燕國用仰給于茲實為根本重地勅巡撫大臣以總糧儲常熟蘇之劇邑也大臣巡歷則以學道書院為駐節之所弘治十年吾游浙水楊戾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謂書院創于勝國意當時隨地勢以為規制前蔽民居後傍官道左隣學宮右通市肆門道出入若委巷然夫以大臣受天子委任之重于此焉居似非所以崇國体肅憲度康兆民也特擇地于縣治衍慶坊西百步許而改建焉為料價二用之廣出于公取于民為不便以各年所餘均徭錢之侵于民



者追以供費乃通具其故請于都御史彭公如其請  
俾量計從事以十一年十二月龜吉日鳩群工聚  
群衆材委縣丞張君翰董其役時省月考審曲面勢  
木以良斲陶以厚爨石以方甃塗以丹堊歷三時告  
厥成功中為所翼川廡後為堂夾以室前闢門中直  
道外繚垣隸人瞻事車馬有所基地以丈計長五十  
有七濶二十有六料價銀以兩計八百有四屋以間  
計三十有四更湫隘為爽塏易淺近為嚴邃治迂曲  
為平直揆理考制莫不如式請所以名而署之并  
記以明遠按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而及萬民之政

令以替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秦漢而下立法創制因革不一有御史大夫御史中  
丞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監察御史其署名曰府  
寺憲臺御史臺殿院諫院察院之不同而其任則專  
諫諍繩糾激揚蓋已異于周官之制矣 皇朝設都  
察院于兩京以都御史掌風憲自永樂洪熙宣德正  
統景統泰以來巡撫者兼督水利若尚書侍郎都御  
史差遣不一自天順成化及今弘治雖間有兼官則  
專以都御史寔有合于周官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  
政令者矣宜名曰都憲行臺于以見差遣之一而有



其寔于以異兩京之署而有所據也國體以崇憲度  
以肅兆民以康而揚戾興工不為過大臣之居高明  
豈為泰哉遂不辭而為之記時弘治十三年春三月  
之吉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餘姚謝遷記

吳江縣教書樓記

李處全

松陵令趙君伯虔為邑二年其農桑勸其獄訟簡其  
簿書錢穀治辨學有新田三高有祠百廢具興不為  
苟歲月計先是建炎中國步方艱而邑當寇衝祝融  
回祿相其虐自後踰四十年閱宇庠陋夷于民編乾

道強圉大淵蘇公始撤之為新門培基取材百用先  
具梓人執斧斤以聽畫至瓦甃坯釘亦出于公之指  
授焉其始于秋而落成于冬遲速之程不于素飛  
棲于霄与江山長雄環視具區笠澤之廣雲烟卷舒  
濤瀾吞吐舞鴻鵠而歛魚鳥為三吳壮观君乃以季  
冬之月盛服率僚佐更奉詔敕其上用以鎮撫其社  
稷億寧其神人遺民故老告語子弟咸謂役不踰時  
而功倍于昔微令尹不復見此矣是時公終更甫  
旬月公不以欲去怠其事朝夕于斯迄用輯成真古  
人之用心也使今人之用心皆如君公家之事尚不



不有樂者乎故予樂為之記乾道元年贊皇李處全記

敕書樓在縣門詔定五年李椿新之

琴堂記

李椿

邑治之陋歲月尚矣因陋而居亦尚矣詔定庚寅良月椿承乏茲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創規模偏隘基址卑下矮簷敗壁不逮民居震凌之餘岌々將墜壓屋古而蛇虺成穴地洳而蚯蚓為壤棲止其下殆不可以為朝夕安再瞻再歎尚容復因陋乎于是即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瓦甃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捨

取不敢科役高下大小鼎新三十餘楹以昔之正堂為今之遺愛姑存旧也琴堂向在寢室之東北隅愈陋而僻不足為公餘偃息之地前此帥未暇問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名置此偏隅將何取哉余正堂既新所居必正則琴以正心為義容可以偏隅之旧觀而不易以居其正乎使出入乎斯居處乎是方寸之間無往不正琴之義盡在是矣昔宰武城以絃歌為愛民之政宰單父以鳴琴而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之萬一乃所願竊有志焉將書扁庾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又有光



于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于季春落成于季夏從事  
土木与匠石較分陰于繩尺間自笑其愚者屢矣然  
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是犹有望于後人毋徒曰傳舍  
云八月既望維揚李椿記

琴堂紹定中令李椿重建于<sub>東</sub>袁肅題扁

吳江縣重建譙樓記

桂宗儒

吳江東南巨邑四明柳公孫來丞是邑之三年政平  
人和百廢具舉惟譙樓工侈費廣而未暇及邑之父  
老陳景祥等進告于庭曰譙樓一邑之壯觀而政令  
之所關也圯壞越二十餘年矣而官莫之舉邑民莫

不与之興歎于路募民財以構之俾官不需財民不  
需役而落成敢請縣丞公會議其所請于同寅王公  
懋本馬公驥僉曰善遂允之尋白于太府暨按臨大  
臣亦然之遂命匠務工營于旧址之上于是輸財樂  
施之士肩摩而踵接趣事赴工之民蟻聚而雲集不  
半載而落成朱甍画棟之翬飛而高棟天半雕檐翠  
楠之赫燁而照輝日月則有以度越前制者遠矣至  
于形勢之據吳淞而瞰太湖引江浙而俯姑蘇洞庭  
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撼乎几席此一邑之巨觀  
也會永嘉葉公來尹茲土既喜其有成又美其壯麗



也于公暇登臨而歎之曰不惟有以縱其現覽寔足以玩心于高明宣情于鬱滯以舒暢其政治也接之建有補于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請文于予譙接者古制也自皇都至于郡縣皆有之所以具鼓角憑高以警衆則其声韵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令限士林之休息者鼓角也寓之于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逋稅于以見絃歌比屋頌声滿途其鼓角瀏亮皆由政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壮丽声之感慨激烈而已乎當今聖明在上四時清寧正士君子汲、修德蒞政之秋

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灵鼉之辭、聆梅引之鳴以清其政本之所自出嗚呼声者政之所發也故曰聞其声而知其政令因其請遂詳書重建之始末俾有攷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撰董溪桂宗儒書

譙樓在縣門

吳江州官題名記

顧儒宝

古者立國則有州邑稽古而建官皆所以推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蕭規曹隨往邇來續使民心起甘棠之思故題名之記不可無之皇元混一陞縣為州



越二十星霜矣吳江之地襟帶江湖馳驛南北適當  
孔道州牧之勞与他州異其間政事文學之才往往  
無傳何以爲勸耆老有請俾鐫諸石以垂方來爰命  
儒室爲之記抑聞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徒政不能  
以自行而必及于化故能使民遠罪而已化則使民  
遷善而不自知先化而輔之以政循名而責其實庶  
不失題名之意云延祐五年夏儒學教授顧儒室記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在昔官府書聯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

黜陟垂不朽也凡爲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  
循則民安吏酷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穷且  
敝吁可畏也哉元貞朝制陞吳江縣爲中州秩正五  
品官六人當是時已嘗樹題名之石于所事矣五十  
餘年人物同異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々然其不可  
揜也夫有官守者可不慎与高昌那海公長是州有  
德政官當遷乃伐石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  
勸懲云至政七年四月吉旦清河張天英記

仰高亭記

留元剛

吳江雪灘三高越范將軍晉張曹掾唐陸補闕之祠



也間者邑屋以繪像刊石置諸廳事之右越淳熙辛丑後廿有六年令尹羅君勲展來于此茲恪瞻遺範惧弗稱景則之意屬時方輸錯出納經營未暇閱二年民萌少紓織悉餘侍作亭奉之名以仰高既成書來諉記余謂三高者記其名也仰高者慕其實也聖賢盡性之學亦曰仕君致身仕以行義人受天地之命則當任天地之寄弊履世故傲然独善庸可為訓哉噫少伯復讐不遺餘智薄遊從辟庶幾有為退止保身之道進無益國之功或尔遠之其心可諒也而有嗜榮則覲嘗試則居勲莫揜口禍亦踰福附離患

失矧執叔乎介紹從行矧就見乎世變降雨下之甚矣予于仰高有以得羅君之心請遂志之松江集自南渡以來作者弗与至是褒粹續集鋟梓于亭其顛末具于三高記者弗書嘉定改元仲冬甲寅日奉議郎秘閣校理兼翰林權直留剛元記

仰高亭在縣圃中

嘉定創縣記

高衍孫

嘉定十年歲在丁丑秋九月吳郡太守集英修撰貳卿趙彥楠浙右憲使今左右司業王棐奏為平江所統五縣惟崑山素號難治蓋邑之為鄉者十有四都



者五十有二縣治僻處西北而東鄉最為隔絕奪  
矯處相帥成風其害有三好勇鬪狠或刑人殺人追  
逮不從至有經年不可決者則獄訟淹延之害東至  
于海南至于淞江寇竊奸宄憑負險阻則盜賊出沒  
之害豪民傲慢令不服役有二十年無里正者逋積  
秋苗四萬餘石他賦稱是則賦役捍格之害有是三  
害邑遂不可為元欲增置一尉望輕不足以鎮之僉  
以為立縣便今宜割安亭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  
二十八保作新邑于練祁之滙且授昔之慶元例請  
以年紀名丞相魯國史公當軸列上報可就令辟吏

衍孫適試茲邑及瓜當臺代府不以其不才猥以姓  
名聞俾主創邑事衍孫遜至再而命已下切謂嘉定  
分創與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于上戶之申請則公  
公家固所樂聞嘉定始于臺府之奏陳則民情不無  
疑懼以所疑懼之民一切之政魚爛禽駭不潰則逸  
為先之以優容使民自悛守之以不擾使民自安則  
迹無詭異而人斯馴服然東鄉之所以成習頑曠者  
有由然也逋遠稅租詭挾戶籍積歲既久愆犯益深  
往々重足適市或聞追呼而行死不願出雖有淳良  
之有未免玉石俱焚衍孫稔知其故遂白臺府今日



之後咸與維新凡八年九年五鄉畸零二稅先後倚  
閣十年者添助本縣營造使民少寬新賦納自十一  
年始如減秋苗之納耗免夏稅之增經罷財斛司絕  
橫歛之擾淳頑籍以示勸懲如此苛類皆蒙聽從戊  
寅五月衍孫稟來此意一奉行敲扑不敢以輕施吏  
直不容苛擾意向所在民輒先信舉欣然而相告  
曰官府寬恤如此我輩何其幸歟母怙頑母作慝母  
紐前以絕自新之路民所既享始欲其作冒霜露披  
荆棘民于農暇取材于他郡經始于戊寅之仲冬越  
歲餘而落成屋以楹計者縣百有奇若丞若簿四十

有五若尉五十有五學宮四十倉廩惟半祠社有壇  
宇賓餞有驛舍郊設門閤巷植名表酒館花園以次  
備具若夫營造之費則有朝廷撥賜五千緡本府給  
助一萬緡共丁丑歲畸零苗稅一萬四千五百餘緡  
米一千三百餘斛足以充所費三分之一其餘幹旋  
酒稅僅給用迄于告成而民謂無撓今總兩載四  
閱月而有三害幸遂屏息是皆憑藉朝廷之威德奉  
行臺府之教條所以致此衍孫何方之有焉載惟民  
性一也胡昔頑而今淳轉移闔闔蓋自有道苟為政  
者忿其頑嚴刑峻法以繩之故民有競心愈激而不



可草若能撫摩其疾苦啟迪其所趨向則良心善性孰不油然而生衍孫惟不敢鄙夷其民也而年穀屢登麥秀兩岐皇天其密祐斯邑作新之效當不止是將見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群生其間毋徒曰曩日東鄉之俗云嘉定十三年九月朔日宣教即嘉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高衍孫撰

重建州治記

貢 嵩

大江以南地廣物衆莫吳郡若嘉定旧吳屬邑始于宋嘉定折崑山東五鄉練祁鎮為治因年以紀名在郡境江海際壤浮力薄產貢擬他邑為下皇元混

一區宇化被幽遐俯視隄隅如在畿甸田野日以闢戶口日以增元貞詔下劇邑率陞州嘉定以戶口計應中州之制遂陞為州以來品秩崇矣號令新矣在于州治隘狹浸漑仍旧憚于改作因循十年之積以至于是大德丁未達魯花赤脫烈迷朱公知州事高源同知州事小云赤海牙公郭公偉判官趙公允中李公德暨提控董友直都目陳玉先後繼至克相協贊力行善政以導迎和氣歲則大熟民暇且豫乃謀建公宇頌費非所於出曷濟登茲于是州巨室聞而相与言曰吾儕小人皆有門戶以避燥濕寒暑豈邦



侯吾父母而可無爽塏之居乎則皆折捐粟布以助  
刊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土惟剛上殫其功  
徒既其力經營不數月而成堂階言、廊廡巖、有  
門秩然有軒翼然現者改視蓋時其使節其用集于  
一朝而不為勞洎十年之久而不為遲始謀終就高  
公良屬意焉然亦不自有其功落成之日率會僚友  
文學掾首嵩言于衆曰昔者聖人作為為宮室蓋取  
之壯現矧太守實古諸侯而不壯厥居豈惟無以養  
威重示表儀且將無以疏視論聽融祀暢心神而為  
出治之本茲宇之成美哉翰真後之登斯堂者其亦

曰堂之建民之力也民既出稅、以食我、又為屋室  
以居吾、其可以忘之乎利惠未徧斯專之疾苦未  
瘳斯除之徭賦未省斯均之獄訟未決斯靖之政声  
流聞達于京師明、天子聽豈其遠而州之人善其  
言而願之請記斯堂以彰政理惟春秋之間法事始  
必書今州始陞堂始建是宜書以刻諸石至大改元  
冬十月望日貢嵩記

嘉定郝侯政績記

黃 潛

昔成周寓軍政于御遂故兵与民一後世析而二之  
為將帥者往、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



之論曰兵要于附民而以為將帥不思所以恤民可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也初余在金華聞侯奉省檄陟鹽浙東所過無秋毫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吳下見士大夫咸曰郝侯賢今年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沈銘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誅其詳則曰嘉定為吳要地襟帶江海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囂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吾民海隅宴安奸寇屏跡近歲知兵

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士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鞭撻健兒後皆不能無弊今侯于卒伍既懷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于古人者矣至于考其事業推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曰卻縠可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孫叔之雄才大畧而自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呂蒙奉叔教始就學魯肅過過潯陽輒稱其才畧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叙



其事如左乃為之銘曰海陬之邦控延大江颺  
驚濤奔藉兵以防扞萬夫馘闕如虎匪帥之良孰  
靖其旅猗欵却侯孔惠孔仁匪惟馭兵寔綏我民我  
有水旱惟侯之惻是禱是禎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  
墟樂康廐馬不譁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有殖我  
出我資匪藉民力民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懷侯惠曷  
不相諸侯燕賓士潤伐鼓有珥有琴籩豆攸叙邦  
人來視為侯功諱豈弟君子胡不樂晉昔尔祖父曰  
維元勲功載盟府裕于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  
維世美實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尔績惟藩惟宜以

惠四國赫厥聲宜公宜卿百祿是膺子孫繩我  
匪侯私人則具知德音不忘永覩厥辭黃潛記

嘉定縣廣儲庫記

董鏞

凡郡邑設置倉庫上所以供國用下所以恤民財  
皆有司之急務也厥今姑蘇東南大府屬縣有七而  
嘉定最為繁劇歲計所入租賦常不下五十餘萬石  
折輸布以足計者二十餘萬疇其繁已乎然而租之  
入各區置有倉囤比輸粟之期運赴各倉收貯其後  
糧長轉輸漕運達于京師等倉事不愆期官民兩  
益貢法之詳莫善于此矣惟折粟之布其數亦浩瀚



逮徵令一出輸者蟻集而聚輒充棟或寄頓于僧寺  
或收貯于民居其間風雨虫鼠之損傷水旱盜賊之  
不測深貽所司之慮其時宸侯昭始來知縣事欲與  
處置之規而未敢專也今年夏奉勅冬官侍郎周  
公巡撫至邑首慮貢賦之失期而民事或有未安者  
諄々告諭宣上德意惟恐官不加謹而旧弊之未  
革也于是侯合丞傳而下即以歲輸之布且白于公  
公曰租与布皆公賦也奈何不效置倉之法乎邑之  
左右或曠間之地一庫俾聚而藏之以伺輸納庸  
傷侯等承命惟謹繼往陳于郡守况公允協其議然

後度地于縣治西一里許即西隱寺廢址周有通渠  
居民甚甚遂擇日鳩工一庫一貯銅鉄為鏞壘甃為  
牖前構一所事以為官署翼以小屋若干楹以處主  
守之人仍關門于前繚以修垣凡若干丈其在官糧  
里人芴麻不欣然趨赴經始于正統丁巳秋訖工于  
是年冬十月朔用約于官不費于民陶堅材美締構  
嚴縝于是悉可聚歲輸之布度支亦有法出納亦有  
次俾各有專守之責誠經久之良規也侯乃貽書于  
鏞曰茲役也吾何力焉自非巡撫大臣与郡侯區畫  
之餘曷足以完之然亦闕于國家與作歲月不可



以無記遂授鏞于顛末俾為之記鏞善是庫之作于西成之日既得其時位于邑之西也又得其地藏貢賦所以安民也而役不勞于民安民所以奉國也而財賦無廢于國不治之奉上恤下之有道乎禮曰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廩庫為先于居室釋之者曰重國用也且今官府之治故宇當葺者不知幾何執政大臣知國用為重而先其所急者有司執事者又能承順其意有合于禮所可記者矣止歲月土木之美而已矣用是書之俾刻諸石侯解州人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處事廉謹而民悅之贊是役者縣丞俞侯

現張侯鑑主簿徐侯子臯典史閻侯麟任程督而始終其役者則主簿蕭侯學敏也董鏞記

嘉定縣令題名記

袁 袞

余讀漢循吏傳而歎治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吏以最稱者幾人哉今天下吏親民莫如今權臺而戕專苟心乎愛民奚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為耻意深遠矣 皇朝統有萬邦 列聖重守令之選由是循良相望光揜前策而百八十年来其赫赫可稱記者猶僅々也嗟乎難哉難哉嘉定古姜東地也距郡治百四十里志曰故崑之膠城鄉縣治在春申



鄉練初市宗嘉定置縣元為州一皇朝初因之乃洪武二年復縣置令而迄今未有題名不具闕歛順義張侯重以進士來令茲邑期而政成謂是弗可已也乃蒐郡乘詢黃髮由洪武以迄嘉靖得若干人將鐫其名字爵里于石而以記屬褒惟嘉定瀕海而襟江數患盜警且土無異產舟車艱塞百賈罕遊民苦重賦令于茲者不尤難哉按郡志官跡載僕斯而下凡六公弘德以來雖未及纂續然吏治精核而純實亦少衰矣豈漸靡使然哉張侯之亟是也其有感也夫夫古者今之鑑也往者來之轍也辨侔以徑治者存乎典彰往以詔來者存乎文典以軌物文以永世公署之有題名古也以規以典以勸以戒賢則企而型焉否則擯而訕焉其庸者則耻並列焉是先民之所以旌淑而警忒者也非所以崇侈飾觀也張侯之亟是也亦由行古之道夫觀茲石者沿近以邇遠規今以準古雖百世可知也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十

長洲

錢

穀

叔寶

集



公解

奏立州治疏

朱瑄

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朱瑄奏為立州治以安地方  
事其畧曰臣惟事有便于民者不嫌于剏改政有益  
于治者不憚于更張如太倉設州誠于軍民便利有  
六如崑山管轄唐茜涇等處常熟管轄直塘雙鳳塗  
松等處嘉定管轄刘家港等處各離縣遠若干里到  
太倉各近若干里若將附近鄉都分割則納糧當差



